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斯密什 Steven B. Smith ● 著

阅读施特劳斯

——政治学、哲学、犹太教

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高艳芳 高翔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阅读施特劳斯

——政治学、哲学、犹太教

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美]斯密什 Steven B. Smith | 著

高艳芳 高翔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施特劳斯/(美)斯密什著;高艳芳,高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Reading Leo Strauss

ISBN 978-7-5080-6794-0

I. ①阅… II. ①斯… ②高… ③高… III. ①施特劳斯, L. (1899~1973)—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955号

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By Steven B. Smith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2006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7-3457号

阅读施特劳斯

[美] 斯密什 著

高艳芳 高翔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2012年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字 数:276千字

印 张:11

定 价:43.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生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

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年

中译本前言

记得还是在 2006 年,看到《经典与解释》辑刊又出了新的一期,专题为“阅读的德性”,自己当即被吸引住——阅读就是读书求知,难道这一行为还会有什么德性上的要求?如果有,那又是怎样的德性?

专题中的第二篇文章,是施特劳斯所写的《如何研读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时至今日,无论是具体而微的结论,还是鞭辟入里的思路,都已经慢慢模糊了,还给了时间。至今还保持鲜活的,是自己的阅读随着施特劳斯的分析柳暗花明,美景层出,由此带给我的极大快慰。除了这些,就是施特劳斯对于阅读之德性的一些金玉良言。

施特劳斯说:

我们要尽可能地去倾听斯宾诺莎。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按其意图恰如其分地理解其所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可能会用自己的愚拙代替他的智慧。

理解他人之言——无论其是否在世——可以意味着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权且称之为解释和阐明。解释试图确定言说者之所言,以及言说者实际上如何理解其所言。无论他对此是否明言。阐明则试图确定其未被言说者所意识到的含义……

施特劳斯这简单的几句话,往近了说,使解释阅读行为与同时期伽达默尔等人的“解释学”划清了界限,往远了说,使苏格拉底及柏拉图与同时期的智术师划清了界限。古今之争并不是时间之别,更多的是心性之别——也就是你面对书本,有没有“好好读书”的德性。

明了阅读的德性,就是要“好好读书”,尤其要死盯原典,兼顾注疏,这颇让我振奋。不过,问题不久又出现了——即使我知道了怎样的阅读原则是好的,我又如何知道怎样的阅读行为、哪一种注疏著作是好的?我也许能看出像海德格尔解读他人的著作(比如解读尼采)的方法,知道所谓的存在问题,是海氏的问题,而不是被解读者的问题,由此心里会清楚一些。这种阐明的思路在有的著作中非常明显,比如用语言学路数解读庄子,用伦理学思路解读先秦诸子等等,现代性气味很浓,老远就觉得味道不对。

但是有时候我也会疑惑。面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解释者,他们声称自己是在解释,是在复述言说者的理解。如何区分哪些是真的解释者,哪些是顶着“解释者”帽子的阐明者呢?如果不得从一个评判者的角度去判断他是否是真的解释者,我就必须要理解他所解释的言说者的著述以及理解言说者对其著述的真正理解。这标准对我来说太高了。

二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翻译这本《阅读施特劳斯》时很是用功,但问题仍没解决。我怎么判定斯密什的论著是解释,那些自由派学者的论著就是阐明?

我借着这个问题的提出,把“阅读施特劳斯”这一问题的产生重新梳理了一下。施特劳斯还在大学授课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他带着学生读诸多经典,身体力行一种迥异于学界时尚的对

经典的态度。据说,施特劳斯的课堂既有深入浅出的讲解、入木三分的洞察,也有师生间切磋琢磨、互相砥砺的交流。待施特劳斯逝世后,这种活泼泼的言传身教不可得见,只能求诸于留下的文字了,阅读施特劳斯才成为一种次佳的选择。

在施特劳斯逝世初期,谁来带领我们读施特劳斯,本来仍然不是问题。那时候,既没有人来争夺什么施特劳斯的解释权,也没有人来关注如何解释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诸多弟子以完成导师的未竟遗志为己任,重译或疏解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乃至美国建国者的思想。第一波关注起施特劳斯的人,是美国的新闻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伊始,新闻界致力于清查小布什政府与施特劳斯言传身教的各种隐秘关系。以捕风捉影始,以惊人之论终。自由派后来的一些学者,其异议之处似乎彼此一致,所针对处也不免眼界过于专注。

之后,施特劳斯的弟子乃至再传弟子开始介入这个问题。以我的揣测,他们介入的原因,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表层来看,他们或因老师被外人误解而出面辩白。但深层来看,施氏的弟子越来越关注“阅读施特劳斯”,对这问题的解读和回答越来越精到,自有其道理。

我总觉得,施特劳斯一生的本意就是跟从古典大书,带学生阅读经典。做到了这点,他就“余愿已足”。可惜天不假年,施特劳斯的人生旅途委实太过短暂。但是,施特劳斯的简单观点、深刻注疏,却使他成为学术界的“事件”。喝惯了现代性“狼血”的学界同仁,无法静心地对待这种思路;命运使他的教学与政治之间发生了预料之外的联系。由于争论、辩驳、误解、冷漠、喧嚣等诸种情况,施氏的弟子后学们也慢慢认识到施特劳斯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史意义。他以一己之力,化解现代性的三次浪潮,重倡简单深刻的自然德性。无论是他自己的思想,还是他对别人的解释,均值得这个时代好好领悟。

要是想好好领悟施特劳斯,首先要找到可信赖的领路人。就如同施特劳斯在世时,诸多想踏实读书的芝大学子都转换门庭跟了他。中国传统学术尤重师承,弟子后学纷作“师门学述”,以免师门

4 阅读施特劳斯

学说隐而不彰。读书人要想读懂先辈大儒的见解，除了亲读他们的著述，更方便的道路就是读弟子做的“师门学述”。舍筏求渡，能者称难，南辕北辙就更更不得——比如用韩愈激烈排佛的话语去解释中唐时期的佛教。“师门学述”在当今流芳不已，如程千帆所作的《量守庐学记》记黄侃，俞振基的《蒿庐问学记》记吕思勉，都是弟子记录，《蒙文通学记》、《顾颉刚学记》虽为后人编缀，时人皆称曰善。由此可见，最好的领路人当然就是施特劳斯的弟子乃至再传弟子——比如本书作者斯密什，是布鲁姆的学生。

可是，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除了身份之外，总还要拿出更多的东西让我信服，才能避免所谓的“出身论”、“血统论”、“阴谋论”一类罪名。翻译的一大好处就是借着翻译的名义可以大量读书、重新读书，读出很多原先不注意也看不明白的字里行间意。借着翻译的进程，我又看了一遍手头能找到的施特劳斯著作，却发现还是《阅读的德性》中的这篇施特劳斯的雄文，清清楚楚地给出了我要的答案：

一般来说，人们怎样阅读就怎样写作。通常，细心的作者也是细心的读者，反之亦然。除非自己亲自小心地阅读，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何为小心地阅读。阅读先于写作；在写作之前，我们已经阅读；我们通过阅读学习写作。一个人通过认真阅读好书——最用心地阅读那些被最用心地写出来的书——来认真学习写作。因此，通过研究一个作者的阅读习惯，我们也许预先就会知道他的写作习惯。如果我们谈及的作者明确地讨论一般读书的正确方式，或者说，明确地讨论阅读某本他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的书的正确方式，那么这个任务就会简单得多。

通过施特劳斯自己的阅读习惯，就能够推知他的写作习惯，然后就可以知道，有哪些研究枉顾这些习惯，是“阐明”，哪些研究照顾了并且还放大了这些习惯，是“解释”。从这个角度看，施特劳斯的弟子，大都做得很好。比如，本书就被人评为“与施特劳斯一起读

书,读他读过的书……以施特劳斯的方式来阅读施特劳斯:死盯住给定的文本,即便最近的研究文献也不予理睬”。^①

三

阅读施特劳斯,就值得好好看看这些平和从容的有资格带我们去读施特劳斯的人是如何着眼的。施特劳斯看西方思想史有自己的着眼点,一则曰神学—政治问题,即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二则曰古今之争,三是通过对一些关键人物及论著的微观考察,洞烛其幽微。这三条理路都有人做,而且写出了踏实深刻的论著。^②《阅读施特劳斯》遵循的是第一种理路。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冠以“耶路撒冷”和“雅典”之名,整部书的编排很具匠心,从深度到广度,都堪称是对“神学—政治问题”最出色的演绎之一。

第一部分“耶路撒冷”由三章组成:第一篇总论施特劳斯的犹太倾向,第二篇考察施特劳斯与同代人肖勒姆的关系——他们同为犹太人,但选择了不同的思考维度,第三篇考察施特劳斯与异代人斯宾诺莎的关系——用作者的话来说,他们的不同,不在于言说的内容,而在于言说的方式。以一个同代同族人、一个异代同族人为坐标,施特劳斯在犹太问题这个坐标系中的位置呼之欲出。

要好好读施特劳斯,绕不开“隐微写作”。施特劳斯恢复了隐微写作传统,不免让人怀疑他自己的作品是否也充满密码,只有内行人才能破译。本书作者得出的结论如下:

① 莱辛,《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施特劳斯研究新述》,卢白羽译,收入刘小枫、陈少明编《政治生活的限度与满足》,华夏出版社,2007。

② 第二种理路,如楚克特夫妇的《施特劳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2006);第三种理路,如Sorensen的*Discourses on Strauss: Relation and reason in Leo Strauss and his critical study of Machiavelli*, 2006。

施特劳斯行文确实谨慎且有保留,尤其在美国政制方面,当然这并非包藏祸心。施特劳斯写作的目的,并非如针对他的指责说的为了暗中破坏民主制、恢复古代等级制或宣传帝国主义扩张政策,而是为了保护美国政制免遭怀疑主义的腐蚀性破坏,哲学必定会对广泛接受的观点产生怀疑。施特劳斯不赞同在公众生活中有选择地撒谎,当然也从没宣称过,自己的作品是为了传达与字面意思相反的东西,更别说别人的作品了。施特劳斯的写作方法和他的阅读方法一样,也就是说他在写作的同时,意识到有多种类型的读者,兴趣和需要各不相同;意识到要像好老师因材施教一样,有必要用不同的方式表述。

本书作者致力于解释施特劳斯的原意,对施特劳斯的不同方式、不同层次剔精析微。比如本书第7章,阐述施特劳斯对美国政制的“微妙而有争议的态度”,论据充实,娓娓道来,在最大限度上最可信地恢复了施特劳斯思想中广受争议之处的原貌,廓清了广受争议的“显白叙述”与煞费苦心的“隐微叙述”,让关注施特劳斯政治态度的人着实目不暇接。此书一出,那些着眼于施特劳斯文字中的一点而不及其余的论述,可以休矣。

熟悉施特劳斯的读者还知道,他对于如何进行细心阅读有着诸多具体的应用。比如,不仅要看文章的首尾,还要看文章的中间;不仅要看作者反复强调的,还要看作者有意忽略的。施特劳斯说过:“一个人的无言处与他的行动几乎同样重要。”他本人就在《思索马基雅维利》中指出,《君主论》对李维的绝口不提,这本身就是马基雅维利颠覆李维权威和古罗马传统的有力论据。与此类似,本书基于施特劳斯对于德国思想家的故意忽略和惊人怠慢,基于他“几乎从未指名道姓地提到海德格尔”,洋洋洒洒地做了一篇论述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异同的文章,并以“毁灭还是复兴”名之,概括了两位伟大哲人根本歧异的落脚点。

如果说对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的比较还是路边芳草,熟悉施特劳斯的人都知道二人的重要性和对两种决然不同的哲学道路的代表性,那么,作者从施特劳斯日常最为缄默的当代政治评论领域出发,分析理清施特劳斯对美国对外政策所持的态度,委实是发前人之未发。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扎实细致的分析,均为上乘之作,也是问题意识与学术功夫的一个上佳例证。

同样,我们在读出本书的表面言语的同时,也未尝不可以用施特劳斯的阅读路数、用该书作者读施特劳斯的路数来读这本书。比如,本书的编排结构分为8章,加导言共9篇文章,《施特劳斯的柏拉图式自由主义》一章位于全书中心。这也许展现出本书作者的一种观点:施特劳斯对柏拉图的深入解读,在他思想中处于中心位置。在“耶路撒冷”部分,《肖勒姆与施特劳斯》位于中心,作者也许向我们强调,神学问题中最最重要的是施特劳斯与同时代犹太学人处理犹太问题时的特异之处。如果循此思路,那么“雅典”部分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古今僭政》,这意味着,按施特劳斯的观点,政治问题的关键是僭政问题,也就是统治的正当性问题。

本书也对施特劳斯思想中的一些领域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也许有其深意。望有识者知之。

自2007年我们翻译书稿,其间经历了诸多人生与事业的变故,堪称我们的“第二次起航”。薄薄一本小书,用时甚长,用心甚深,不断的修订也丰富了我们的灵魂。这段快乐辛苦交织与共的日子,使我们深深感激小枫师的信任。书稿的拖延也使我出版社深感内疚。如果读者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更多地了解施特劳斯思想,更多地经由阅读施特劳斯而复兴一种“阅读的德性”(这种德性本为中华文化所固有),那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高翔

2010年7月,江苏宜兴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献词	1
序言	2
导言:为什么现在要读施特劳斯?	5
第一部分 耶路撒冷	35
第一章 施特劳斯的犹太倾向	36
第二章 肖勒姆与施特劳斯	68
第三章 施特劳斯的斯宾诺莎	101
第二部分 雅典	129
第四章 施特劳斯的柏拉图式自由主义	130
第五章 毁灭抑或复兴	160
第六章 古今僭政	200
第七章 施特劳斯的美国	241
第八章 施特劳斯想做什么?	286
索引	313

给我以往、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学生

人不断地被两种相反的魅力所吸引、所迷惑。其一是圆满的魅力，它产生于数学和类似数学的东西；另一种是敬畏的魅力，它是由于对人类灵魂及其经历的沉思而产生的魅力。哲学的特色是拒绝向二者中任何一种魅力屈服，即使不是坚定地拒绝，也是温和地拒绝。哲学是与勇气和中庸相媲美的最高形式。但是当把它的成就与目标做对比时，尽管它有高度甚至说它高贵，它也可能显得徒劳或丑陋。然而它必然能够伴随着爱欲、保有着爱欲并在爱欲中得到更大的修养。它为自然的恩泽所垂青。

——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序 言

我想就我写此书的动机说几句。本书所辑评论均为不同场合、不同年份的作品。直到最近我才萌生结集成册的想法。

施特劳斯的作品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作为在美国立身的德裔犹太人,施特劳斯一直就与社会格格不入。在某种程度上,这对他是一种嗜好。但在那时并非人人欣赏哲学。因此他的作品常常受到曲解甚至往往是故意的曲解也就不足为怪了。更多地是由于施特劳斯与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联系,因而曲解在近来达到顶点。施特劳斯的名字突然之间漫天盖地:报纸、杂志和网络。实际上,每个有话语权的人都一直很看重(weigh in on)施特劳斯。我最初想作此书,部分是为了在关于此论题的一派胡言中提出我自己的反对意见。

我本人接触施特劳斯的作品,可以追溯到我在大学的日子,那时我偶然间拿到《自然正当与历史》和《思索马基雅维利》的复本。我那时把这些作品简单地当做历史思想或政治思想来吃力地阅读,几乎没有意识到它们更为浓厚的哲学背景或意图。我记得有位老师警告我要“当心”,这当然刺激了我想知道更多的欲望。自那以后,我更加欣赏施特劳斯身兼作家的细微与读者的洞见,以此来阅读甚至反复阅读他。正因为我并不把施特劳斯看作保守派(新保守派或其他保守派),而是看作自由民主制的朋友(民主制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感觉必须参加现在的这场讨论。如托克维尔所述,只有“外国人或经验”才能使民主制认清一些硬性真理(hard truth)。

我希望这些篇幅中展现的施特劳斯能够避免他的敌人甚至他

的朋友所营造出的滑稽、偶尔还奇特的印象。我尽管有幸与他的学生或他学生的学生一同学习过，却从未见过施特劳斯。同所有出色的老师一样，施特劳斯在学生当中也慢慢形成了一种口碑。我对施特劳斯教导的理解既不基于老师教导给学生的知识，也不建立在师生间的私下交流之上，而纯粹建立在相当长时间地阅读和思考他的作品上。找八卦或风流韵事的读者恐怕要另觅他处了。用施特劳斯评论他本人对迈蒙尼德的研究的话说，本书是“25年间几经间断却从未放弃”的结果。

本书中有几章已在几所学校的会议或讲座上提交过。《施特劳斯的犹太倾向》已在芝加哥大学和犹太文明乔治敦课程（the Georgetown Program for Jewish Civilization）里介绍过。《施特劳斯的斯宾诺莎》最初是为 Benjamin Cardozo 法律学院赞助的一个有关“斯宾诺莎的法学”的会议而作，后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和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提交过。《毁灭还是复兴》作于芝加哥大学 Olin 中心赞助的有关施特劳斯的遗产的一次会议上，后在多伦多大学的法学理论工作坊（the Legal Theory Workshop）上提交过。《古今僭政》在达特默斯大学（Dartmouth College）的一个研讨会上公开讨论。《施特劳斯想要做什么》的早期版本是在台湾大学的许远东先生纪念讲座上做的演讲。感谢邀请我做演讲的各位东道主及其盛情，感谢各位参与讨论的人士。

此处所集文章的原初发表情况如下：《施特劳斯的犹太倾向》最初发表的题目是《施特劳斯：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见 *Review of Politics* 53（1991），页 75 - 99；《肖勒姆与施特劳斯：德国 - 犹太对话的注解》，见 *Modern Judaism* 13（1993），页 209 - 229；《施特劳斯的斯宾诺莎》发表在 *Cardozo Law Review* 25（December 2003），页 741 - 758；《施特劳斯的柏拉图式自由主义》，见 *Political Theory* 28（2000），页 787 - 809；《毁灭还是复兴：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见 *Review of Metaphysics* 51（1997），页 345 - 377。

多年来，在与老师、同事、朋友及学生的无以计数的谈话中，我